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

金油

的。 我爸妈也是。学生纷纷附

学校读书节系列活动丰富 多彩,最后进入评选阶段,每班 评出3名百佳读书之星和1个书 香家庭。书香家庭,顺名思义, 评选标准不单看学生个人,还应 关注整个家庭的读书氛围,于是 我向学生了解情况。

你们平时在家看书吗?几 乎全班学生都举起了手。

父母也看书吗?这一问, 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。

我爸妈从来不看书的。一 个男生大声说。

从来?实话实说,别那么 夸张。我稍稍皱了一下眉头。

对 从来不看。 是这样

和。看样子情况不容乐观。但也不能以偏概全。家长偶尔看书的请举手。学生三三两两举起了手,我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,赶紧乘胜追击:经常看书的有吗?只有两个学生犹豫着举起手。

除了干家务,父母平时在 家一般都做些什么?我继续了 解

看电视。 上网。 看股 票。 玩微信。答案比较集中。

心情稍显沉重地走出教室, 我不禁陷入沉思。这些小学生家长大多属于70后,接受教育程度应该都不低,他们对孩子的期望普遍较高,总是希望孩子认真读书,学有所成,出人头地,却往往忽略自己的读书行为,未能为孩子树立读书榜样。

仔细一想 在这个忙绿和浮 躁的时代 尤其是自从有了微信 后 ,从来不看书的何止 70 后的 家长?不妨先作自我反 省 ,我一个整 里 不也把那么多宝贵时间浪费于微信上吗?每天晚上睡觉前,玩微信成了必修功课 早上睁觉前,玩微信成了必修功课 早上睁开朦胧睡眼,首先抓过手机看是火入魔之架势。老公终于忍无可忍,若嘴硬不接受。来了这个事要有度。我嘴哩不接受,书想不会的书纯粹成了摆设。偶尔和是象征性拿起休闲。随意翻看 根本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阅读。长此以往 我灵该怎样面对自己渴望自由的灵魂?

天与书打交道的教师,回到家

突然想起一个内外兼修的美女同事,她喜欢读书,有良好的读书习惯,把阅读当成幸福的事,那天她在微信上这样回复我的评论:岁月划过肌肤,溶颜总会老去,我只希望若干年后那些曾经认识我的人走过我的身边,不要太过失望。真诚的话语,众人油然而生敬佩之情。的确,从某种意义上说,对于一个女人,文化美容比化妆美容更重要。读书的女人最美丽,读书的男人

有魅力 ,让我们爱上并 坚持读书吧!

我的童年之 画坏蛋的任务

李浙平





微信公号 人文瑞安 , 扫一扫 加关注。欢迎来稿: 941222480@qq.com 张,下午放学前交给谢老师。

这任务令我兴奋,因为我可以在上课时放心地画画,而不去理会班主任金老师的讲课。于是,削尖铅笔,边想着电影里看过的坏蛋形象,边在硬纸上描画。

挎着盒子枪的汉奸头上 要贴上一块狗皮膏药、狗特务 戴着黑眼镜、地主老财是肥头 ★旪

退课了,同学都挤到我的 课桌边,拿着画边看边喧闹起

是学校的一次大活动。

来,这个坏蛋像谁,那个特务就是画他。李建伟同学很热情地为我削铅笔。这时候,教室里热闹极了。而我,也在沾沾自喜中完成了一个个坏蛋形象 任务按时完成了,第一次老师拿到画片很高兴,第一次表扬了我。

第二天,我们前往隆山春游。那时候的隆山是荒凉的,没有茂密的树木,听不到耸立,残败的隆山塔孤独地一耸叶从塔的顶,没有塔顶,只地中人大空。曾有人说塔身被撞到大空。曾有人,塔顶对全地向本人的飞机撞过,成为了斜道的流流,成为时代,也就信不知的少年时代,也就信了这些不可思议的说法。

当年的那张画儿没有被 我保留下来。也许还有很多 坏蛋就永远被压在了隆山塔 附近的泥石下。这不就是坏 蛋的归宿吗?

我的 强迫症

谣访

强迫症?我承认是有那么 一点。

你说儿子会不会忘了锁门? 会不会忘了带书包? 会不会忘了带钥匙?

每次出门,我总是惦记着 这些问题,心里始终是忐忑不 安,絮絮叨叨像个老太婆。

放心吧!他都是三年级的学生了!遭到老婆的强烈鄙视。哎鄙视就鄙视吧,送她上班后,我还是偷偷返回家,为了确认门锁了没,看看儿子该带的东西带了没。

有几次,儿子忘了带书包或钥匙,还真被我 算 准了。有一天出门,掐指 一算,得只中觉得不对劲,亲,你说?话子应该不会把书包子直入了。话,带着哭腔说自己把书包充了,钥匙又没带,们关口。手机还是借保安的。赶回口可可时,发行地望着我,担心因此受到我责怪。

于是,我多了个 乌鸦 嘴、神算子的名号。

提起我这 神算子 的 特 异功能 多半是源自几年前的 一件事情。此事已成了我心头 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
那时我还租住于亲戚家的 一处小区空房里。好一位单身 的有志青年,生火、烧饭、洗衣 服,全都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

当时我刚拧开小煤气灶开 关烧开水,就接到我妈打来的 电话,说自己正在大姐家(虹桥路附近),叫我快点过去,要为我添几件秋衣。我居然忘了关煤气灶就出门了。她俩带我到虹桥路沿街店铺转了一圈,买下几件衣服,拎着大包小包,回到大姐家。

嘭嘭!外面猛然一阵 敲锣声,刹那间我犹如梦中惊醒,意识到家里的开水壶还! 在!烧!因为农村里一有人 灾、台风之类的险情,都会有人 敲锣报警、组织抗灾。所以一 听到敲锣声,我顿时想到上窜 的火苗,想到自己住处的水还 在烧!于是,拼命往外奔跑。

怎么了?怎么了?妈妈 为我的举动感到吃惊。

我顾不上回答,出门拦了一辆出租车,往小区走。一辆出租车,往小区走。一辆出租子都是熊熊烈焰,两个多小时了!赶到小区门口,投。望去,幸好房子没有如大人,然后,从一个大洞,以是一个大洞,给你是一个大洞,我战战兢兢一个大洞,我战战兢兢一个大洞,我战战兢兢争,我战战兢兢争,我战战兢兢争,我战战兢兢争,大道,一个大军军星的火苗啃去点,心想,如果再迟一点点,后果将不堪设想!

每每想及此事,总会心惊肉跳。不过,从安全角度而言,有点强迫症未必完全是坏事,我至少能将一些苗头性事故扼杀在摇篮之中。这么想想,我便释然了。

青草腐

■黄宗押

咚咚,咚咚,每到盛夏, 耳畔总会不时地响起这种声音,带着甜甜的清凉滋味,忽远忽近,是青草腐!我高兴地走到窗边,但正午,空寂的小路间,哪见得一个人的身影。

小时候的夏天,吆喝声是 时常可以听到的,卖馄饨的,卖 芝麻糊的 ,卖叫花鸡的 ,卖青草 腐的 就连买姜蒜的 ,也要吆喝 几声揽客,咚咚 声也自然像 公鸡打鸣一般频繁。可馄饨吃 了太饱,芝麻糊又太腻,叫花鸡 那就更不必说,在这大热天,最 吸引我的,自然是青草腐了。 在街上,卖青草腐的大多是上 了年纪的老人,推着辆三轮推 车,上面放着一桶用泡沫裹了 一层又一层的冰镇青草腐 和 码得整齐的薄荷糖水。不知是 否是为了养家,老人家推着车 在这热毒太阳底下叫卖。我每 每看到这卖青草腐的推车,虽 不好意思出声儿,但那两黑溜 溜的眼珠子,却早早地瞥了过 去,直直地盯着,干渴的舌头也 顿时湿润起来,心底打好了算 盘 ,只等着母亲的那一句:要 吃青草腐吗? 然后爽快地回 答:要!当手心里托着冰凉 的青草腐,心中便油然而生愉 悦感。

青草腐像果冻,不过比果冻凝了些,黑乎乎的,闻着有淡淡的凉茶清香。记得第一次吃青草腐时,询问在我身边的父亲,它是用什么做的?一脸坏笑的父亲说,是用仙草熬



成的,凉了就冻上了。小时候的我可没学过什么物理化学,哪知仙草是什么,把它当作是太上老君那儿采来的灵丹妙药般,又想到它凉了能冻住,便更觉得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了。从那以后,我的夏天再也少不了这 药剂师调出的神仙级甜品。

青草腐通常要用调羹捣细了吃的,到了那时候,家里面便,家里面便像摆了许多三角铁一起敲打,发出 哒哒 的声响,颇有看电点。然后再倒入薄新香气的。然后再倒入薄新香气的。我是地搅拌,一种清新香气的。这个水水。,这个种个,全身神经仿佛。这个种个,全身来看,透出一阵水凉。这是更天专属的味道。

回想现在,街上早已没了 青草腐淡淡的凉茶清香。虽说 菜市场里能见着青草腐身影, 但也没了那种乌黑透亮的颜 色,变得稀薄,没有嚼头了。 人们都变了吗?我想,心中 突然有了淡淡惆怅。